

北京胡同女孩

麦琪著

× × × 出版社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和生我养我的胡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胡同女孩 麦琪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ISBN 7 - 80145 - 667 - X

北... .麦...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434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 32 开 印张 11 .5 字数 20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5 - 667 - X I

定价: 26 .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第一章

一九八八年：胡同里五个女孩儿
情窦初开的十八岁聚会

这五个女孩子从豆元胡同走过来又走过去,豆元胡同是一条很狭窄的胡同。

从南头到北头,从北头到南头,在两米半宽的小土路两边,座落着四十八个院子。她们十八岁了。

不远处的已经三年了还没有竣工的工地上,小伙子们在她们走过的时候,吹着口哨。风吹起尘沙,在安静的胡同上空飘荡着。

诱惑是美丽的。

诱惑是危险的。

哪一天是生活开始的时候呢,十八岁是一个不耐烦的年龄。

坏女人苏丽娅出走惹翻了古老的胡同

“坏”女人的影响总是巨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总是由“坏”女人和好男人写成的。秦始皇再暴虐也还是褒多贬少,而杨贵妃则是祸水了。

1988年的3月,当四十岁的有异族血统的女人苏丽娅和她三十二岁的情人在胡同眼睛的敌意的注视下从豆元胡同消失的时候,胡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女人已经写下了一段历史,而且影响了胡同里几个美丽的女孩子的一段人生。

十八岁的柳西虹这时候的想法还很简单,在她的觉醒了的身体和感情空间里,她渴望着一种刺激,那种刺激可以把它叫做爱情的冲动,也可以把它叫做青春的冲动。反正女孩儿的花季是谁也搞不懂的吧。

对于十八岁的女孩子来说,爱情这个词汇是书本上的,冲动这个词汇是自身的。

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它的悠久历史以及对舶来文化的抵制的顽固情绪,而给人的感觉不仅古老,而且神秘和沉重,或者说不太轻盈。这种不很轻盈的感觉,浸透在深红色的宫墙和灰色的胡同里,浸透在清晨遛鸟的老人手里提着的摇来晃去的黑布罩着的鸟笼里,渗透在夏夜昏黄的路灯下打扑克的人们的叫真的喊声里,浸透在春节各家各户串门拜年的喜气洋洋里,那种感觉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又那么明显地存在着。

北京,分东城,南城,西城,北城,五六十年代,最后一部分宽厚的城墙被拆掉以后,北京就失去了一部分的威风凛凛了。

北京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城墙,没有了城墙,算什么北京呢!老年人下意识里当然无法那么快就忘掉规矩,常常会失口说出一句:别回来得太晚,城门要关了。

中国的历史和北京的四合院是密切相关的,北京,自公元1067年(元至正四年)就成为了全国的首都。北京,现有文物古迹7309种,其中五种已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老北京随便带着你在胡同里走走,就可以指点出一些史记来,袁世凯住过的锡拉胡同,康有为住过的米市胡同,北半截胡同41号那是谭嗣同的故居,棉花胡同66号曾经住过蔡锷将军。

而且,北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长城是不相上下相映生辉的,知道中国的人就知道长城,知道长城的人就知道四合院。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自然没有领略过北京的真正面貌,他们虽然在胡同里生,胡同里长,但是听着老年人管火柴叫取灯儿,管太阳叫老爷儿,

管收音机叫话匣子,觉得好笑得很了。

有人说,女人是映照一个时代变化的最微妙的镜子,女人人生的历史是最好的时代历史的缩影,或许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永远有意无意的给女人设置了许多框子,于是女人的成长里,永远包含着一个时代最完美的道德和不道德,最本分的守护和最本性的渴望的冲突。这冲突激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在变迁的时候。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变迁了,那变迁可以说是从1976年龙年大地震以后开始的,那凌晨的几秒钟的震荡,使北京胡同里许多几百年的老房子坍塌和倾斜了,那种倾斜在以

后的几年里,开始蔓延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去了。

特别是胡同里的女人。

大地震十二年以后,1988年的3月,春天的风把温暖和温柔吹进空气里来的时候,树根下的土地开始有了些松软的时候,豆元胡同三十三号院里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个有丈夫的四十岁的女人,抛弃了丈夫和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比她年轻八岁的男人私奔了。更骇人听闻的是,那个男人曾经是她丈夫的妹妹的男朋友。

这个女人叫苏丽娅,孩子们称她娅姑。

苏丽娅近来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大概除了柳西虹以外),三个月以前突然从三十三号院消失了,据说不久离开了北京。那个没出息的前丈夫老吕则提前退休回到老家顺义去了。

这个可怕的事件给胡同里的人们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地震,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事不仅标志着世风日下,而且居然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给他们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苏丽娅的身世复杂,她是从新疆到北京的,所以本来就不是北京人,更不是胡同人。她十几年前嫁到三十三号院子里来做了吕家的媳妇,那个时候,胡同里的老居民就在背后对这个容貌艳丽,高傲冷漠的女孩子议论纷纷,说吕家的儿子鬼迷心窍娶了个中不中洋不洋的女人,对苏丽娅的身世更是胡乱猜忌。

据说苏丽娅的祖父是从阿拉木图那地方过到新疆去的,她的父亲因为给新疆军阀做过事,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了。那时候苏丽娅才一岁,母亲改嫁了,她三岁时,妈妈又生了个小弟弟,继父对她不好,小苏丽娅经常饿得到饭馆捡吃的,成了半个流浪儿,连小学也没有上好。五八年,从北京去新疆劳教的一位好心的作家老人看苏丽娅可怜又异常聪明可爱,就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在回北京的时候把她带到了北京,苏丽娅勉强进入了中学。

但是,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以后,这位好心人经受不了残忍的批斗终于跳楼自杀了,苏丽娅重新成为流浪儿。她搭火车回到新疆找母亲,发现母亲已经不在人世,这一次她成了真正的孤儿。于是她又搭车回到了北京,决定把北京当成家了。

这一天,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找到了她,把她介绍到了区办的小缝纫厂,苏丽娅总算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苏丽娅第一天上班,走进那个三十平方米的用两小间平房改建成的工厂,就发现自己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简单的白衬衣黑裤子,穿在她身上好像也是风韵十足,把她丰满匀称的腰身衬托得让那些中年女人们又羡慕又嫉妒。

在人们的悄声议论里,她低着头,把黑亮卷曲的长发用一根别针盘在脑后,就俯身在缝纫机上,前一天老太太才教了她的如何用缝纫机,这个时候她却已经俨然成为了熟练工人。

下班的铃声一响起来,她就马上停住手里的活计,站了起来,把一块新疆式的披巾搭在肩上,从那些拉家常的女人身边走过去,窈窕的身影就从门口消失了。

这闺女可真漂亮。一个中年女人感叹道。

那不叫漂亮,叫媚,你没看到她那眼睛吗,睫毛那么长。另一个女人说。

介绍苏丽娅来做工的老太太神秘的说:我正在给她介绍对象呢,她是一个孤儿,出身又复杂,得赶快找个好人。

这么一说,几个中年女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松了一口气,好像这个神秘莫测的高不可攀的女人突然和她们接近接近了一层。

三十三号院子吕家的儿子吕海涛,比苏丽娅大十岁。父母早逝,属于根红苗壮的工人阶级出身。领导和朋友多少次给他介绍对象,都没有谈成。这一次,他看着介绍人递给他的苏丽娅的照片,眼前一亮。心说,这个女的太美了,能看得上我吗?他

的心怦怦的跳的利害。

这个女孩子出身太复杂了,他对介绍人说,不过,还是见见吧。说着,又看了看照片,苏丽娅那长长厚厚的一头黑发,那覆盖着长睫毛的闪着诱人的神采的眼睛,那丰满的胸脯,圆滚滚的腰身,把吕海涛惹得神魂颠倒了。

那时,苏丽娅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嫁就嫁吧,她想在北京有一个家,而且吕海涛又孤身一人,这合她的胃口。

结婚以后的头几个月,两口子过日子开始也比较平和。老吕不开心的是苏丽娅很少言语,进门出门也很少跟邻居打招呼,胡同里的人们对她开始有些“另眼相看”,不久以后,让老吕更受不了的是,那些男人们总想用眼睛再她身上占什么便宜。老吕开始找自己媳妇的茬了。他觉得苏丽娅整个是属于他的,动不动就训斥似的让苏丽娅做这做那,而苏丽娅总是用她那又黑又亮的眼睛回报他,闪闪那长长的睫毛,却又不吭声了。老吕觉得苏莉娅和他一起干什么都是被动的,做爱也是。为此,有几次他甚至动手打了苏丽娅。但那女人还是闪着睫毛用黑亮的眼睛回答他。老吕的妹妹也二十来岁,经常带她的男朋友来玩。后来不知怎么的,苏丽娅竟和他好上了,他们之间怎么传情怎么约会又怎么私奔,胡同大院竟然一无所知,这个秘密真可算是胡同里开天辟地第一桩的秘密了。

这一次,苏丽娅的伤风败俗的举动把胡同里老一代的人激怒了。

胡同里的八十八岁的德高望重的云老太,把吴老太等几个老人召集在一起,做了一次‘法’,目的在于洁净空气,使这个胡同里的正气上升邪气入地。

在这条胡同里,只有云老太懂得这种‘法事’了。

西虹和惠娟两种不同的美丽 一个终于要惹起风波的秘密

三十三号院的大门是那种叫做“如意门”的北京住宅里很普通的大门,门口有三级青色的石阶,门枕两边各有一个小石头狮子,不过据说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只

是普通的方门墩。大门上贴着一副不算工整但是很有意思的对联:上联是:活得开心

不如活得顺心,下联是:过得如意不如过得长久。横批是:和睦相邻。

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胡同,坐落着四十八个院落,百十来个家庭,老老少少五百来口人。胡同里的人们是那种或多或少活得很幽默的人,他们在自己简朴的拥挤的生活里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活得开心不如活得顺心。

苏丽娅事件以后,三十三号院子就因为这个丑闻而闻名了。正是俗话说得好: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三十三号院是很规范的四合院,这个小院,即使经过了文革和盖小房的土木工程洗礼,除了东屋的小厨房大了一些,几乎占到了院子的中间以外,院里的格局却还算是整齐有序的,正北的上房(坐北朝南)加上两边的耳房,共住了三家,柳西虹家住的就是正北的两间,惠娟家住在北房的靠西的耳房里,一条小小的游廊把她和柳西虹两家连在了一起。正南的房子加上两间耳房也住了三家,东西厢房各住了一家。再加上大门过道的解放前用

来做厕所的一间也改建成了住房,现在住着单身汉赵大爷。这小院子里一共住了九家。

从大门口可以看到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硬心影壁,上面原有的字迹已经看不清了,据老人说,那上面的题词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什么状元的手笔呢。

这个闷热的中午,灰砖灰瓦的小四合院里一片慵懒的宁静,只有知了声在吵鼓着,大人们都睡午觉了。

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两个女孩子,柳西虹和丁惠娟在院子里的丝瓜架下聊天,这两个女孩子,都活到了对爱情对生活此类的话题非常感兴趣的年龄了。

柳西虹和丁惠娟不仅同岁,而且生日是在同一天,两个女娃娃诞生的时候,三十三号院子热闹过一场,那是1970年,买东西凭购货本,基本工资才三十八块。但是,大家还是凑足了一些鸡蛋和肉,加上一瓶二锅头,好好的醉了一次。这两个女孩子一直是三十三号院子的宝贝和骄傲。

坏女人的影响力一般比好女人的影响力要强大,为什么呢,大概女孩子的心底里都一种渴望‘坏’的成分,因为‘坏’的深层意思是明显的,那就是说,你活得超出了常规。

在大院里,苏丽娅只和柳西虹说说话,在苏丽娅私奔前一天,柳西虹和苏丽娅还聊过天,好像苏丽娅还把什么塞到了柳西虹手里,这个隐秘的动作被柳西虹妈看见了。在苏丽娅失踪以后,柳西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说:“这有什么伤风败俗的呢!”

她的母亲,为了女儿的言语几乎昏过去,幸好有众人拼命劝说:小孩子不懂事,她才喝了一口丈夫递过来的水,喘出一口气来。

丁惠娟把柳西虹妈扶到椅子上坐下,说:“阿姨您放心吧,柳西虹是我的朋友,我了解她,那只是一时情绪,她会向您赔不是

的。”

丁惠娟是一颗平衡行星，她的出现永远使人觉得放松和恬淡，即使是大人们也不得不赞叹她的这种气质和能量，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她总是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别人，安慰别人，大概因为她生来具有一种理解别人的能力，这种理解让她无法像柳西虹那样随心所欲。你尽管随心所欲了，可是别人呢，别人的担忧和安慰呢，你就不管了吗！她总是这样问柳西虹。

她的身材修长，站起来的时候，亭亭玉立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柳西虹在丁惠娟这种温和的逼迫下，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得不向父母认错，每一次认错以后，总是想大喊大叫对惠娟发泄一通。同时她又觉得惠娟是对的，她并不想让父母伤心，她很爱他们，她自然愿意父母为她而自豪骄傲。

“我看，坏也就是活得诚实。”柳西虹说。

惠娟虽然很喜欢苏丽娅，但是，她总是觉得常规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我看呀，人活着还是平心静气的好，那叫水平。”

“如果平心静气就是生活的标准的话，那么地球上的房子都换成寺庙算了。”

“别歪曲我的意思，你就是爱走极端。”惠娟摇头叹气，对柳西虹激动的脸色表示着无奈。

“我得回屋了，这些天我妈把我当贼似的看着，好像每一分钟都应该是在看书做习题才对。”

高考就要到了，柳西虹正在母亲的高压下不得不复习功课，柳西虹母亲想让柳西虹考师范学院，以后当老师，可是柳西虹对这种职业简直无法想象，她还不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她起码知道自己绝对不想当老师。她的心里有一种不安分的，

热烈的和胡同里的生活规范不相和谐的东西，她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压抑着她心里的那种火焰。

那天，柳西虹知道云老太在做法，就在路过那扇红色大门的时候，用一桶煤灰渣滓把院子的臭水沟给堵上了，虽然平时她很喜欢云老太。老太太们在没有弄明白臭味来自什么地方的时候，竟然以为是苏丽娅的邪气太大，把她们搞得不得安生了。

柳西虹的父母看着他们这个淘气的不安稳的女儿，感到紧张和担心。

柳西虹天性里的热烈和好奇，遇到父母的正规的教育和望子成龙的压力，于是她觉得自己的心总好像在拼命挣脱着什么。第一次她对父母的反抗起始于六岁，那一夜她跑了出去，在附近一个工地的水泥管子里睡了，为了什么她已经忘记了，后来父母寻找了整整大半夜，才算把她找了回来。

这一天下午，柳西虹到家的时候，父母正在低声吵架，为了不让院子里的人知道他们在吵架，他们永远是低声吵架低声说笑的，为了有别于院子里那些粗人。柳西虹推门进来，母亲一把拉住她的衣袖，说：我们知道你背着我们干了什么？！

柳西虹愣住了。

她一时没有闹清楚他们指的是什么，如果说犯规的事情，她干的就太多了，这样的问话就像是警察诈供了。

我干什么了？柳西虹问。

你自己说吧。

母亲经常用这种方法来突击检查柳西虹，她的这套方法大概和她的母亲的母亲有关，也就是柳西虹的姥姥，就是这样监视着女儿长大的。这是周家的门风，柳西虹姥姥活着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柳西虹的太祖是满族人，太祖奶奶在她十岁的时候去世的，

太祖奶奶很宠爱她,说她既有南方人的细腻也有蒙古人的洒脱。柳西虹原名是柳西红,是祖奶奶为了念响满族的正红旗而起的,西字则是柳家的排行。柳西虹上学的时候,自己把红该成了虹,因为她在乱翻字典的时候,爱上了彩虹这个词。

柳西虹的家是三十三号院子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柳西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来没有真心的愿意柳西虹和院子里胡同里的孩子交往,他们没有对柳西虹说过为什么,但是,在他们的言谈中,那些孩子是被叫做野孩子的。

父母对这个长着天使般面容和野孩子性情的独生女儿的看管的确很严格,用柳西虹妈妈的话说:“这个孩子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长大了一定会败坏门风的。”

柳西虹的父母的一辈子是建立在兢兢业业的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的基础之上的,当然担当不起诋毁名誉的事情。

他们看着柳西虹从三岁长到五岁,从五岁长到十岁,他们的担心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特别是柳西虹的母亲几乎有些神经质了。她开始禁止女儿和任何男同学说话,而且要求班主任老师把柳西虹同桌的男生换成了女生。

柳西虹这两年也的确出落的越来越漂亮,用胡同里老人们的话说是越来越惹眼了。她的美丽里带着一种和惠娟的平静温和相反的风情和亮丽,她的双颊红艳艳的,眼睛乌黑,那眼睛里总有一种火焰在燃烧似的,再加上她早熟的身材,和因为常年舞蹈训练而得来的挺拔的姿态,让你在想接近她的同时又想远离她,在喜欢她的同时又害怕她。

这些天,柳西虹注意到胡同里一个男人的眼神在她身上上下下打量的目光,这个男人是在胡同里摆摊修电器的,这个男人的背景神秘复杂。据说,他是不久前从劳教所里出来的,他伤过人,听别人讲他伤人的动机是为了一个女人。

柳西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的好奇和幻想和这个人的背景一样神秘和复杂,这里面有着年轻女孩子对高大英俊男人的天生好感,有着多情的女孩子对富有爱情的男人的幻想,有着因刚刚被唤醒的身体对异性的渴望。而且这个男人喜欢看书,摊位闲下来的时候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和他同代的那些小伙子大多都是在胡同里无聊乱逛的,这种怪异也让柳西虹感到好奇。

无论如何,柳西虹因为这种神秘的心态感到异常兴奋,这种兴奋,使她厌烦的灰色胡同变得有了生气。

这一天清晨,柳西虹走出家门,带着渴望和恐惧之间的激烈情绪对自己说:“千万不要遇到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她也不知道,当然,心里她总是想拐到那个修理摊上撂一眼那个人的。

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卖豆浆的老头的吆喝声,那个男人没有在他通常出现的地方。她觉得异常失望。

后来她打听到,这个神秘的有着犯罪记录的男人叫齐东生。他是一个孤儿,二十七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夜里,被云老太在厕所了捡到的。后来由云老太做主,把他给了他现在的父母收养。

齐东生对她的注意和打量,激起她很多的想象。

柳西虹最近经常做一些让自己脸红心跳的梦,那些梦她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告诉过。

这个傍晚,柳西虹接到了苏丽娅的一封寄自广东的信,这让她的心绪一下激动了起来,她喜欢这种激动的感觉,这种感觉象那些梦给她带来的冲动,使她感到平淡得无法忍受的生活里增添了一丝兴致。象是常年风平浪静的港湾,突然进了一艘古怪的轮船,她对自己说。

对于柳西虹来讲,苏丽娅是美丽的,更是神秘的,苏丽娅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想象,这些想象在构架着她的最初的贪婪的青春。

我对生活是贪婪的。她默默对自己这样说。这个词汇让她觉得美丽,生活象是一块好吃的蛋糕,这块蛋糕正被命运的手端过来,呈现在她的面前了。

她把一些梦写在了日记里,每一次把日记本锁进抽屉里,她都觉得有一种紧张和兴奋的感觉。

她的黑亮的眼睛,带着同样兴奋和紧张的神色,朝着大门口望着,母亲应该下班了,在这之前的几分钟里,她舍不得把日记本放回去,她读着上个星期写下的一个梦。

我在一个黑暗的走廊里,从黑暗里走过来一个男人,走近了才看清,那男人是齐东生,他看着我,说,多漂亮的乳房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才发现自己是裸体的,我的身体是绯红的颜色。他贴近我,用他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我的乳房,我恐惧叫出声来,醒了。

在梦里,她对齐东生的感觉是模糊的,他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只是一个异性。

异性,这个词汇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趣味和挑逗性。

她读着苏丽娅的信,觉得苏丽娅所谈论的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刺激的世界,苏丽娅说到她如何幸运的和思念的情人最终生活在了一起,如何兴奋地在每天黎明醒来时见到他睡在枕边。

苏丽娅的信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柳西虹,你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女孩子。记住,永远不要放弃!把我的地址给你,保持联系。”

柳西虹把这一段看了又看,觉得苏丽娅认为她有才华和个性是最高尚的赞美了。

才华对于柳西虹来讲和对生活对感情的贪婪感是一样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才华的人是平庸的,没有比平庸更可怕的了。